

人间真情

马老师是我求学生涯中一位难忘的老师,她是我初中二年级时的班主任。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当时母亲在家里主内,照料我和弟妹,除了种庄稼,闲暇时做一些缝纫刺绣来补贴家用。父亲是泥瓦匠,在外给人家盖房子挣钱,但一到冬天境况就不容乐观,盖房子的人家少,父亲一度几近失业。由于家里几个小孩要上学,父亲只得去临近的劳务市场打零工,挣一些务工费维持生计,因而家里光景很不宽裕。那会儿镇上初中每年都要预收下一学期的书本费,家里经济拮据,这让当时十几岁的我整日对自己能否继续上学充满焦虑。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学习成绩,我从班里前3名跌落到10名开外。这些变化被细心的马老师观察到了,她及时找我谈心了解情况,勉励开导我:“困难只是暂时的,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要更加用功、专心地学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重燃信心,继续发

回老家

夏日的老家绿意浓浓,房前屋后,父亲种的花正在热情绽放。母亲的菜园子瓜果飘香,翠绿的蔬菜舒展着蓬勃的生命力。茄子紫得发亮,西红柿红得诱人,黄瓜绿得清新。每一片菜叶都宛如细腻的画作,诉说着大自然的匠心。蓝天白云下,四面皆被绿色植被包裹,走几步小路便是田间地头。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是情,一花一树都是盼。自然的东西最具灵性,最能让人思家与成长。也许是因为城里太喧嚣,每次回来看到青山绿水心情都很愉悦。一大片一大片的绿,总能给人带来清凉。院子里的草木非常安静,离开了不停歇的空调,吹着自然风,身体竟没有燥热之感。

虽然路程不远,但忙于日常琐碎,孩子对蚊虫过敏加之学习繁忙就很少回家。侄儿和侄女从小在西安长大,每逢节假日就会迫不及待地要回旬阳老家玩,我也会一起回去。院坝边的木槿花是从旧房子后面移植过来的,芍药花一瓣瓣开在记忆的枝头,侄儿侄女可爱动人,纯真的笑语尽是童年的美好。

在他们的眼里,山里的所有事物都很新鲜,比如在城里吃的东西在这里可以自己亲手种植。牛羊吃草的样子,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都让他们格外兴奋。看着他们在院子里采花,想起小时候我和哥哥也是这样长大的,那时候生活艰苦,但记忆里的童年时光是和快乐联系在一起的。

记得当时乡政府附近的初中撤了,我是第一届到吕河镇上初中的。当时旅途遥远,步行到校需要三四个小时,遇到雨天土路泥泞不堪,还要经过一条河。我很瘦小,父母不放心,于是父亲就把哥哥转到镇上,顺便照顾我。由于镇上没有高中,之后哥哥考入神河中学,翻山越岭走几十公里去上学,很辛苦。我父亲是一名教师,对我们从小要求很严厉,那时候教师工资低,由于我是超生的,他就自动放弃这一教书育人的职业生涯。

1999年,我哥哥以566分考入延安大学,是他们文科班唯一一名应届考过省线的。当时在我们那里大学生很少见,邮递员骑自行车又步行上山,挨家挨户打听,亲自把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里时,我们正在家分类烘烤后的干烟叶,那时全家都很高兴,但接下来又为学费发愁。

日子在岁月的年轮中逐渐厚重。不知不觉,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也已为人父母,更能体会父母的不易,理解父母的那份牵挂和思念,能够常回家看看是莫大的幸福。每次回到家,母亲总是楼上楼下搜寻食材,在厨房里忙个不停,变着花样做我们爱吃的食物。炊烟里不仅包含着父母对子女深深的爱,还有我们童年的故事。

炎热天气里,最舒适的时光要数黄昏在小院的房顶上云卷云舒,看山边的夕阳。清风忽至,此时的晚霞总挂着一副笑脸,把喜悦铺满云间,极力掩饰着岁月不饶人的沧桑。或许这个夏天也有一番偏爱,让花儿绚烂,青苔悠然。

和家人共进一餐简易饭菜,一段闲暇时光,一个努力的背影,对于我来说都充满了无限的能量。无数文字与现实的交叠让我清楚明白,写诗和现实从来都是一回事,只是为了记录生活,是热爱生活的另一种体现。眼前有风景,笔下有真情,一字一句,一物一景,都属于夏日的欢愉。

往事如烟

难忘恩师马兰

□杨龙

奋努力。家里条件不好,我从不与其他同学比吃穿,只较着劲儿比成绩。很快,我就又名列前茅。

转眼又到了冬季,学校预收第二学期的书本费,这时家里的经济状况还是没有明显好转,加上临近年关更是雪上加霜,实在难以拿出钱来交费。期末的那段时期我忐忑不安,上课听讲也有些不在状态,生怕被学校赶出去,让回家要钱交费。结果,学校管收费的部门一直没有找我催问,让我也很纳闷。后来,我才从一个同学那里得知,马老师知道我家的情况,担心影响我的学习,就用自己的工资先帮我垫上了费用。马老师与我师生情深,让我一直心存感恩。过了段时间,家里的状况有了些许好转,我也及时给马老师还上了代垫的费用。

之后,我到了乾县一中读高中,放假回家路上遇到过几次马老师。每次马老师都叮嘱我要刻苦学习,努力改变出身和家庭面

貌,我一直记在心里。她不仅常常督促我,回娘家碰见我的母亲也都会聊起我。她总叮嘱母亲一定要好好培养我,相信我会有出息,相信我能用知识改变命运。

我读大学后,马老师因为她的丈夫在县城上班,被调到了离县城较近的长留乡初中教书。有一次周末我没有回家,在去县城书店的路上碰见了马老师,我们两个人都很激动,聊了好一会儿。说了我的学习,聊了她的工作、家庭孩子等等,最后老师邀请我去她家吃饭,我怕打扰老师的周末生活,便婉言谢绝了。

大二时,我买了一部手机,几经辗转打听到了马老师的联系方式,我们从那时就一直保持联系,逢年过节也常给老师发个信息,那种情谊始终难忘。疫情防控期间,我给老师打了电话,当时接电话的是她的丈夫,说疫情过去了再来看望马老师。不承想那时老师已恶疾缠身,不便接听电话,不想

杂面

□张妮

沾着客人的光,我们也能美美吃上一顿。平时母亲要操劳家里、地里的活计,可抽不出时间擀杂面。

初中之后我开始住校,回家机会少了,吃母亲擀的杂面机会也少了,但杂面却可以经常吃到。晚自习下课时,学校门口便会准时出现一个卖杂面的奶奶。她卖的杂面是切成菱形的面片,厚厚的一片,和母亲的手艺相比差得太远,为了降低成本,她在里面添加了土豆条和豆腐块,做成一锅不算稠的杂面。

十三四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年纪,尤其在寒冷的冬天,要是没有一碗热腾腾的杂面,晚上常会饿到睡不着觉。一下晚自习,老奶奶周边就围了一群来吃杂面的学生,接过来一碗站着或蹲在路边大口朵颐。学生嘴里哈出的气和杂面冒出的热气汇在一起,飘散在打打闹闹的人群中,成为我学生时代难以忘却的记忆。

人到中年

□唐艺霖

集点滴爱、阳光、温暖。享受如此平凡幸福的每一天,回眸一看,你正置身福中却茫然不知。

晨起走进黎明,呼吸清新的空气;傍晚走进公园,沐浴露天的氧吧。伸伸腰甩甩腿,打打太极散散步,跳跳舞做做操,跑跑叫笑身体好……生命健康更美丽,生活阳光多朝气,心态充满正能量,积极向上向前进。

也许你不杰出也不帅气,不漂亮也不妩媚,不优秀也无诗意,生活的重担压迫着你,也许你不健康也不阳光,没有时间去锻炼身体,家庭婚姻生活争争吵吵,一地鸡毛蒜皮。也许夫妻二人磕磕绊绊分离,也许你总觉得他或她并不是你的爱情,也不是你生命中的唯一,只是纠缠依赖习惯到了沉迷,直到你爱屋及乌仿佛诗人初写下的那蹒跚的诗句,直到你们谁也离不开彼此,才发觉这就是爱情的魔力,要用一生一世去追逐、去陪伴、去品味。

生活就像没有答案的诗,蹒跚得歪歪斜斜。人到中年,开始惬意享受平淡的幸福。有时守着草坪、清晨、朝阳、大地,漫步在三叶草、绿萝花的世界,寻找四叶草的幸运。

高楼城市、历史长河、过眼云烟、平凡岁月,从高大苍翠的,叫不出名的林荫树下走过,日子仿佛成了最接地气的平常。一日三餐,忙碌琐碎。有时候,一杯茶、一本书、一页文、一支歌就能打发半天时光,就能度过一个愉快周末。

有时走出家门,穿过熟悉或者不熟悉的街巷,碰见认识或者不认识的父亲乡亲;有时一个人想孤独地去远行,把背影写进地

让我难过才推脱。

我知道马老师在县城的房子和表姐在同一小区。春节时,我就让表姐帮我打听马老师在县城的具体住址好去探望。谁知,过了几天,表姐给我打电话,说马老师因癌症晚期已经走了。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我愣在原地不敢相信,好久没有回过神来,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难以相信马老师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悔恨自己没有见老师最后一面,没有真正地去看望我的恩师一次。在马老师离开后,作为她的学生,我一直悲痛难忍,哀叹世事之无常,生命之短促。马老师走了,她离开了我们,永久地走了,这让我感到空落落的。

时至今日,我感恩马老师的鼓励、支持和帮助,让我没有中断学业,让我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我会始终铭记老师的谆谆教导,永远保持农家子弟的本色,努力奋斗。



结婚后,能回家的机会便更少了,每次回去母亲非要让吃一顿杂面才能走。现在的母亲擀杂面来有些吃力,要时不时停下来舒展一下筋骨,没有掌握这项技能的我只能在旁边帮忙准备一些食材,顺便和母亲聊聊天。等到热腾腾的杂面出锅了,母亲便快速浇上臊子,招呼我们赶快吃,看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母亲内心的满足溢于言表。

随着科技发展和时代进步,能吃一口正宗杂面的机会不多了,但横山人对杂面的热情和喜爱从来没有减少过。那一碗碗可口的杂面里面有岁月和温情,更有来自乡土斩不断的记忆。

人生感悟

平线,享受自由自在独处的快乐。感受每一个生命都是孤独的载体,树与树之间这样互相挺立,叶与叶之间总有缝隙,星与星之间总有或远或近的距离。

那么,亲爱的你并不孤独,这个社会你从未远离。你是独一无二的,没有谁可以代替,你从未远离生活,也从未远离大自然和充满人间烟火的气息。

世界上没有相同的树叶,也没有相同的生命,草与草之间都有自己的空间,花与花之间都有自己的秘密。茫茫人海,朋友或远或近,远在天涯,却灵魂相依;近在咫尺,仿佛遥不可及。相聚总会分离,仿佛沉默无言,却有真诚的祝愿;仿佛冷漠守望,却有着深深的挂念。

也许家庭中的两个人从来不知如何表达爱,只默默地为对方做很多事;也许生命中淡忘的那个人,再也未轻易打扰;也许彼此断联拉黑的人都曾是生命中最亲密无间的挚友,但只有这样保持距离,仿佛才能保持最好的友谊。

也许你羡慕那些一辈子也不说爱的异性朋友永远像哥们一样无话不谈,需要帮助时二话不说,有了烦恼时尽情倾诉,给了彼此这一生最好的爱与陪伴。谁是谁的白月光,谁又是谁的朱砂痣?

也许因为忙忙碌碌,彼此要好的朋友渐行渐远,散了淡了,但请你相信,祝福永远都在,美好的善意永存心间,像最美好的佳酿,历久弥香,沉淀岁月的深处深藏难忘。

流浪半世,愿你归来仍是少年;半世漂泊,愿你回眸依然是少女。

最是人间第一香

□秦川

据文献记载,茉莉是自汉代从印度传入我国的植物之一。“风韵传天竺,中华汉京”茉莉名佳花亦佳,远从佛国到中华,这些诗句代表茉莉花在汉代由印度传入我国的一种说法;也有人认为茉莉原出自波斯,是由西域传来的,这里也有诗为证:“西域名花最洁白,东山芳友更清幽”,此处“西域名花”就是指茉莉。

茉莉花属木犀科茉莉属,是一种常绿攀援灌木。茉莉性喜炎热、高温气候,在我国广东、福建、台湾等南方各省均有广泛栽培,在苏、杭及安徽等地也有大量种植。据说在以上地方,每当茉莉开花时节,到处都是白色茉莉花的花海,到处也都是茉莉异香扑鼻的花香。

茉莉的花期很长,从初夏至深秋,天天孕蕾,夜夜开花,连绵不绝。其花大致可分为三期:小满到夏至因时值梅雨季节,故称“梅花”;小暑至处暑称“伏花”;白露迄秋名曰“秋花”。其中,伏花占全年产量之大半,尤为芳香,其质量居三者之魁。为何“伏花”香胜质

佳,据说这和它花瓣中芳香油的含量有关,茉莉花含有一种天然的生物催化酶——酶。在伏天,分工专管形成芳香油的酶分外活跃,因而芳香油也格外充裕。骄阳似火的伏天,每当夜阑人静时刻,人们闻到的花香会比阴雨天更为浓烈,就是这个缘故。

茉莉花一般在晚上七至九时开放。花瓣玉白敦厚、形似荷花,加上它小巧玲珑的花卉,衬以一身翠绿光滑的叶片,更显出其非凡的娇态。茉莉花蕾没有香味,待大似豌豆般的茉莉花朵悄悄地绽开了笑脸,它便会吐出浓醇馥郁的芳香,待花冠舒展开来,顿时香风冉冉,清芬飘荡,沁人心脾。在炎热的晚上,如果室内放上一盆茉莉,不仅奇香浓烈,而且幽芳清彻骨,爽致消烦暑,使人顿觉凉爽而舒适。

茉莉清香浓郁,一向是窰茶和制作香精的重要原料。用茉莉花熏制的花茶芳香耐久,清甜可口。除了用茉莉花窰茶外,人们还用茉莉提取茉莉浸膏,这是制造香脂、香精的原料。

万花筒

□罗银高

夏游敦煌,驱车前往,老远就看见连绵起伏的鸣沙山。满眼光秃秃的沙梁、沙坡、沙脊形成了辽远苍茫的景象。这与江南青山绿水、小桥人家完全是风格迥异的景观。

那棱角分明的沙脊犹如金龙般腾向碧空,不见首尾。来到鸣沙山跟前,只见长长的骆驼驮着旅人慢慢走去,分明是在体验骑骆驼的感觉,寻找大唐的铃声。那么,月牙泉在哪儿?恍惚间询问行人,对方手一指说往里走,再往右拐个弯走到谷底就到了。原来鸣沙山是个簸箕状的敞口川道,往右拐再进入另一簸箕状的川口,直到山谷底部。

在那一抹沙枣沙柳苇丛中,才隐约看到湖面。从高处看,碧清清的湖面形似弯月,由此叫响了月牙泉的名字。东汉人辛氏撰写的《三秦记》就确切记述:“河西有沙角山,人登之即鸣,又,山之阳有一泉,云是沙井,绵历今古,沙不埋之。”这里所记载的沙泉就是当月的月牙泉——让我一下子置身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驼队,奔走在这一弯月牙泉,给西去的驼队皮囊盛满甘甜,充溢膏力,拉开漫长的征途;为东来的驼队祛暑解渴,濯泽对古都长安的怀想。我回过神来,不得不被眼前的景致惊叹:这茫茫大漠中,独有一泓长存,如一镜常清,为什么一汪水千年不枯,不被狂沙掩埋?

大凡奇异的自然景象,多附有瑰丽的神话传说。过去这里有个雷音寺,传说月牙泉是在洗佛节那一天由一碗圣水变的,又传说是月宫仙女幻化而来的。种种传说,无不寄予了人们美好的想象力。千百年来沙水共生,谁也不排拒谁。沙泉共处,彼此相容,自成景观,却是不争的事实,并衍生出难以计数的诗词歌赋,成为鸣沙山和月牙泉的文化之魂。《敦煌杂抄》记载有灵动的画面“沙夹风而飞响,泉映月而无尘”,即使被风吹破的水面也有着金光闪烁的欢笑。神话传说、诗词歌赋都不足以说明月牙泉的真真,奇就奇在这里,四周都是沙山荒丘,却独揽一汪清泉。

据有关资料得知,月牙泉有多种成因说法:一为河床残留,附近有条窄河,很早以前因自然力的作用改变了河道,被流沙掩埋堆积成山,河水便潜入地下成为渗流,经过鸣沙山脚低洼处潜流渗漏,遂聚源为湖。二为地质断层渗水,月牙泉南侧有一条东西向的断层,断层上抬抬高了,地下含水层也随之抬高,遇到低洼地带渗水聚拢成湖,且供水水源不断。三为风蚀湖,随着漫长岁月风蚀作用的加剧,形成月牙泉旁边的沙山,南北高、中间低,自漠风吹进簸箕形的环山谷底,急剧奔突出路,便顺沙坡往上刮吹,把沙子也往上推送,所以沙粒不会吹进湖中,更不至于把泉湖掩埋匿迹,形成沙山与泉水共存之景象。还有一种说法比较勉强,说是古人开挖之湖,因为过去有“沙井”之谓,又有弯月之状,由此推理为人工开凿之痕迹。笔者还是认为前三种说法更趋于科学,确信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创造了天下无数奇观。再说在宁夏、新疆一带的沙漠地区,也有许多天然形成的湖泊。

我们从月牙泉往出走百十米,穿上鞋套,再顺沙坡上山到山顶,踩着软梯拾级而上。软梯是用两条钢丝绳固定每层木棒两端,贴着沙坡上去的,也有游客光着脚挑战跋涉攀越,但相当费劲,沙软脚滑,往往上一步退半步,还得借助两手,四肢并用爬行。有些踩沙下坡的人干脆躺身任其自然滚动,不用担心磕碰,享受难得的戏沙之乐。鸣沙山沙粒细碎绵软,干净无尘,像被雨水滤过一样。

到达山顶,大风呼呼,但不夹带沙粒,可能是风的力度不够吧。支起耳朵静听,也没有听见鸣沙之声,但分明叫鸣沙山。据导游介绍,狂沙鸣响时的如哨响,有的如捣鼓之声,其声安在?漠风未烈也,自漠风肆虐时,沙流激响,沙粒摩擦,于是发出各种声音。

听沙鸣恰不是时候,却留恋地回头看山坳里的那一弯泉,沙山搂着一湾碧水,月牙泉却依然抱着那座古塔,已成为广袤沙漠中的一颗明珠,牵引世人的目光。



茉莉花以芳香著称于世,被誉为“人间第一香”,若论花香之浓、清、远、久,茉莉也的确可算得是“人间第一”。所以曾有人对茉莉写过这样的诗句:“他年我若修花史,列作人间第一香。”

我们家也有一株盆栽的白色复瓣茉莉花。这是一位朋友从南方带来送给我的,当初只有碗口大小,如今已长成了花盆那样大。每当茉莉花开时节,家里满屋清香,香透院落,我由喜欢茉莉继而喜欢上了喝茉莉花茶。

又值夏夜,与文友倚窗畅聊,窗外皎洁的明月悬于碧空,窗前茉莉花星星点点。捧一杯香茗,清婉而沁人心脾的香味氤氲袅袅,忽闻窗外传来一曲悠扬的萨克斯管乐,细听却是那首耳熟能详的江苏民歌《茉莉花》,我与文友更是沉醉于此情此景……

心香一瓣